

854
3203(2)

集全心冰

集文散心冰

行發局書新北海上

冰
心
散
文
集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付版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六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冰心全集之三

冰心散文集

精裝 每册一元半
平裝 每册一元

著作者 冰心女士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西新印刷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廣州開封重慶濟南
成都南京汕頭雲南温州
北新書局

目次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一
『無限之生』的界線	三
畫——詩	九
問答詞	一一
夢	一六
笑	二〇
往事(一)	二三
到青龍橋去	五六
閒情	六四
好夢	六七

往事(一)	七一
寄小讀者四版自序	一一六
寄小讀者	

通 訊

一	一九
二	二二
三	二六
四	三〇
五	三三
六	三六
七	三九
八	四四

次 目

九	一四九
十	一六四
十一	一七三
十二	一八二
十三	一八七
十四	一九六
十五	二〇三
十六	二〇九
十七	二一六
十八	二一九
十九	二三五
二十	二四二

二十一	二四七
二十二	二五一
二十三	二五五
二十四	二六一
二十五	二六六
二十六	二七三
二十七	二七八
二十八	二八三
二十九	二八六

山中雜記

(一) 我怯弱的靈魂	二九一
(二) 壁存與發掘	二九二

(三) 古國的音樂.....	二九三
(四) 兩雪時候的星辰.....	二九四
(五) 她得了刑罰了.....	二九五
(六) Eskimo.....	二九七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二九九
(八) 他們說我幸運.....	三〇二
(九) 機器與人類幸福.....	三〇五
(十) 鳥獸不可與同羣.....	三〇七
南歸.....	三一二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太戈爾！美麗莊嚴的太戈爾！當我越過「無限之生」的一條界線——生——的時候，你也已經越過了這條界綫，爲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風蕭瑟，月明星稀的一個晚上；一本書無意中將你介紹給我，我讀完了你的傳略和詩文——心中不作別想，只深深的覺得澄澈……凄美。

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揮「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絃，奏出縹渺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

靈的寂寞。

太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

道！

這時我把筆深宵，追寫了這篇讚歎感謝的文字，只不過傾吐我的心思，何嘗求你知道！

八，三〇夜，一九二〇。

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沉沉的，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淒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屋子依舊是空沉的，空氣依舊是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悚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權威之下。無論是驚才，絕艷，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漆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楂楂槓槓的響着。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闌邊來。

我抬頭看着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爲死者難過？何必因爲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爲國家，爲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歇着粟粒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

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闌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歎息。

一陣衣裳繚繞的聲音，彷彿是從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沉沉的，問道：「是誰？是宛因麼？」她說：「是的。」我竭力的抬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只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爲何又來了？你到底是我到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

……」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是生前，是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着『無限之生』？我說：『無限之生』就是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

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爱，是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赴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道從造物者看來，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抬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無論什麼，都不能抑制摧殘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去

呢？那條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去罷。你看——光明來了！」

輕軟的衣裳，從我臉上拂過。慢慢的睜開眼，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瑩潔，迎着我射來，我心中充滿了快樂，也微微的隨她說道：「光明來了！」

九四，一九二〇。

畫——詩

去年冬季大考的時候，我因為抱病，把聖經課遺漏了；第二天我好了，聖經課教授安女士，便叫我去補考。

那一天是陰天，雖然不下雪，空氣却極其沉悶。我無精打采的，夾着一本聖經，繞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樓上，上了台階，她已經站在門邊，一面含笑問我『病好了沒有』，一面帶我到她的書房裏去。她坐在搖椅上，我扶着椅背站在爐旁。她接過聖經，打開了；略略的問我幾節詩篇上的詩句，以後就拿筆自己在本子上寫字。我抬起頭來，——無意中忽然看見了爐台上倚着的一幅畫！

一片危峭的石壁，滿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個牧人，背着臉，右手拿着竿子，